



锐
小说

出山

阿微木依萝 ~~~~~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锐
小说

出 山

阿微木依萝 ~~~~~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出山 / 阿微木依萝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7.1

(锐·小说)

ISBN 978-7-5360-8206-9

I. ①出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18240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
责任编辑：文 珍 周思仪
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：◆ 棱角视觉
ANGULAR VISION

书 名	出 山 CHU SHAN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8.125 2插页
字 数	145,000字
版 次	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出 山	I
牧羊人	55
边 界	117
杨铁匠	163
土行孙	203
后 记	253

出 山

—

我奶奶说她这次出山就再也不回来了。她说儿子不如姑娘亲，儿子有了他的儿子就不认老娘，让她伤心难过，让她彻夜难眠。她要去投奔我嫁到外地的姑姑。

她指着对门那棵雷打树说：“请老子也不回来了。就是求老子也不回来。看了一辈子的山，看得眼睛都起了茧子。说句难听话，碗大的天，手掌宽的地，出山之后，就是屙尿都不朝这个方向。”

她这样赌咒发誓地在小房间收拾行李，头帕已经换了新的，包得非常仔细。

她从上个月就开始收拾行李了。

“哪天一走，屁股上的灰尘都要拍干净，莫带到大地方让人笑话。”

“有这么大吗？”我站在门边将双手团成一个大圈。

“当然啦。”她斜了我一眼。我看见她的白头发从耳朵背后钻出来，但我没有告诉她。我怕她又让我给她拔头发。只要是白头发，她都让我不要手软，干干净净将它们找出来，然后拔掉。以往太阳很好的时候，我和她就坐在屋檐下，我负责给她薅白头发，她负责扔。我当然会奇怪啦，我直接扔掉不就好了吗？可是她偏要我拔下来放在她的手中，让她看一眼，然后亲自扔掉。

正当我看着她的白头发走神之际，从身边吹进一阵风，将她耳后的白头发吹得飘起来。我眯上眼睛装着没看见，像老鼠磨牙一样无聊地抠着门板。

“起霉印了。”她自言自语用很大的力气将几件旧衣裳扔出去，就像扔掉我拔下来放在她手中的白头发。

“奶奶，你哪天走呢？”

“哪天走？很快。等收到信就走。你盼着我走吗？我走了以后想见我可就难了。小没良心的东西。什么窑子烧什么罐子。”她立起腰杆，支着眼睛四处望了一下，好像忘记什么事情了。她打了个哈欠。

“你看见我的剪子了吗？”她打起精神说。

“不看见。”

“跟你说了多次，是‘没’看见，不是‘不看见’。”她一边说一边慌慌张张找剪子，找她那把生锈的缠着厚布条的剪子。

“谁稀罕那烂剪子呢？”我心想。

“又不吭气了。”她走过我身前，伸起一个指头在我的脑门上戳了一下，“你这小崽子，又闷什么？心思重的娃儿长不高。哟，你那是啥眼神？嫌我话多吗？嫌我话多你就不要站在那里像个小讨口子。”

奶奶终于在一堆旧衣服里找到了剪子。

“这剪子还是要带上。它都快要二十岁啦。虽说去的是个大地方，也要穿衣服不是。我这手艺可闲不得。你以后长大了，想我了，自己坐车去看我。”她已经忘记了刚才凶我的话，笑眯眯地将剪子放在收拾好的行李中。她所有的衣服——不愿意扔掉的——都在那只木箱子里。

“是要准备走了吗？”王奶奶拄着拐棍来串门了。

“是呀，等那边的信一到就走。”她放下行李箱走出门来。

“帮你奶奶收拾东西吗？”王奶奶走近我，温和地摸着我的头发。我想表示点什么，但她摸完我的头发就走到奶奶身边，坐在一根空心的檩子上。

“你这日子过得，活到这把年纪了还可以出去照世面。现在想来，还是生姑娘好，生姑娘多一条路走。生儿子的反倒绝路了。天天窝在火塘边，你看我我看你，好不腻烦。”王奶奶扁起嘴巴笑了一下，抽起她的宽袖子擦着横躺在手中的拐棍。

“生的都是儿子，心可是不一样的，你那些儿子多孝顺，我的，快别说了。”奶奶抽起她的围腰带子像打蚊子一

样在面前扇了两下。以前她用手扇。她说到什么令她心烦的事情就用手在眼前高高低低扇几下。好像前段时间在街上唱戏的谁，她唱一句，手就在眼前比画一下。

“哪里的话，都是一个样！你看到的是表面。儿大不由娘，现在开始嫌我话多。我说什么都是错的，我给的什么意见都不合他们心意。我想想真是值不得，一泡屎一泡尿拉扯长大，今天倒好，嫌弃娘老子了，嫌我们话多了。还是小的时候逗人爱，不会斗嘴，不会忤逆，给他一颗糖他就可以高兴半天。现在呢，糖算什么玩意儿？张口闭口就说：‘怎么这样没本事呢？看那谁家的爹、谁家的妈，人家住多大的房子，现在人家都住到城里去了，好了不得！看看我啊，也是命。’你是没有听见那种气爆肚子的话。看透啦！哪怕你手里只剩一颗糖也留给他，他还是不会满意。他喜欢有本事的爹妈。活该我们是没有本事，活该他投胎在我身上。怪鬼去！”王奶奶敲了一下拐棍。

“他们不是出去找活了吗？怎么，还是没有找着？”

“快别提那档子事，人家出去晃了一圈，丧着鬼脸就回来了。回来怎么说呢？他们说，都怪你们没有让我们多读点书，现在出去跟讨口子样，什么好活都轮不上。就这样，再也不肯出去啦。”

“读不起书也不单是没有学费。他们自己吊儿郎当成绩不好，我还记得你那大儿子当年给我看的一张考试卷子，天老爷哟，三分！你还为了他的成绩天天揍他，说浪费了

你多少个鸡蛋。我看那成绩呀，就是再浪费多少个鸡蛋也考不上大学。哪个大学会要三分的学生。可是不管咋说，家鸡打得团团转，野鸡打得满天飞，总归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看着算是对你不错的啦。”

“那你还要出去？我看你那几个儿子对你也不错。”

“你看到的也是表面。我是逼到岩坎上了，非出去不可。我不给他们守门，不给他们带娃娃，让他们去过那没有老娘的日子，要不然，他们不知道这锅是不是铁造的。我是安了心的不回来了。再也不回来了。”奶奶说得非常用力，手扇在膝头上停住了。

她们你一言我一语，说到最后还掉起了眼泪。我也掉了几颗眼泪。

“你跟着哭什么？小傻瓜。”奶奶说。

“让她哭。麻雀子小，五脏齐全。”

“谁晓得呢？屋檐水点点滴，都在那窝里呢。”

“都一样哦。媳妇是别个生的，说不得打不得。人家生的娃儿也说不得打不得，你将就着，说你宠惯，这娃儿身上的毛病都是你教出来的，你不将就，打她一顿，她说这是她生的娃儿，要打也是她亲自动手，当爷爷奶奶的就安安心心当你的爷爷奶奶，不要操心教训孙子的事情。”

“是呀是呀。所以我这次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，请我也不回来。”

“你有走处倒好，我是绝路啦。不生也生着了，能

怎么办。”

“你呀，睁只眼闭只眼吧。我也算是运气，生得两个姑娘。要不然我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。装作我两眼不见天，两耳不听事，这样他们可能就会高兴，因为你只有这个样子才像个老人。老人么，在他们看来，就是守个老房子的门，坐在门口一言不发打瞌睡，但是有鸡啊狗的跳进门，你还是要起来赶走它们，因为这样的事情你还干得动。再比如来了孙子，你要像个奶奶一样领着他们，轻不得，重不得。”奶奶说到这里瞄了我一眼。我正听得津津有味。

奶奶的猫走了过来。她喜欢的这只黑花猫已经老得走不动路，它像梦游一样拖着尾巴来到我身边。

“看，猫儿总是跟娃儿亲。”她们挥着手，想让这只猫走到她们身边。

“反正你走了这只猫就是我的。”我心想。

“反正你走了这猫就是她的。”王奶奶居然随口说出了我心里的话，让我心慌了一下。

但我也非常担心，因为我不能像奶奶那样给这只老猫捉耗子吃。它已经老成这样，毛发变灰。奶奶固执地认为猫应该吃耗子，而不是人吃的饭食。在她床脚和房间的暗处都摆着几只夹鼠板。有时这只猫运气好，一天可以吃到一两只新鲜的老鼠，有时运气差，三天才得到一只小老鼠垫肚。不过这也不影响什么，反正它胃口极小，一只小老鼠就可以过一天，两只还吃不完。可是它落在我手里，就

是蚂蚁大的老鼠我也无法满足。我哪有这样的功夫每天早晚去看一次夹鼠板呢？我总会忘记很多事情，像捉老鼠这样的事情我更会忘记。我还不会支夹鼠板，我听说那东西一个不留神就会夹断人的指头。像我的小指头只有耗子尾巴这么细，不正好是用来夹断的么？

我想到这些有点害怕，放下猫，用脚把它赶到奶奶身边去。

“你用箱子把它装走吧，我不要。”我说。

“谁说要送给你了？”奶奶搂起老猫，将它稳得半直立，像个驼背人坐在她的腿上。

王奶奶大概有些饿了，猫似的舔着嘴离开了。

奶奶又去收拾她的行李。她把已经装好的行李再翻出来看一下。

“还有什么要拿的呢？”她自言自语。

二

下了几天大雨，我家的柴快烧光了。妈站在屋檐底下心急火燎地说，天漏了，天再这样漏下去，要一人献一只脚来当柴烧。

“王奶奶家的儿媳妇家的柴多。”我说。

“你去偷吗？”妈带着一丝看不太清楚的笑容说，“王奶奶家的儿媳妇你喊啥？”

“猪儿虫。”

“放屁。那也是你喊得的？”

“朱婶婶。”

“对咯。”

我们正在说朱婶婶，朱婶婶就来了。她走路有点闪啊闪的，好像她的腰杆一边挂着一股风，这边吹过去，那边吹过来。但我刘伯伯说她走路好看，他说这个村里只有朱婶婶才像个女人。

“站门口做啥？要迎客么？不用迎啦，客来了。”朱婶婶笑咪咪地指着自己。

“怪闷燥，和这娃儿瞎扯。天漏了好不烦人。你来得正好，我愁着没人说话哩。”妈把朱婶婶让进屋，在火塘边支了两个草墩。

我在门口踩雨窝子玩，这样的天气是我最喜欢的。妈和朱婶婶有说不完的话，她们谁也不会再理我了。我扭头看了一眼火塘，火塘暖烘烘的。妈和朱婶婶在谈论马香子家的老母猪，说它今年好厉害，下了好几个儿。

我想起奶奶了。她这时候一定在收拾行李，她每天都要收拾一遍。凡是看见她的人都会说：“哟，老奶奶，你又在收拾行李啦。”好像我奶奶出的不是一趟门，而是好几趟。

奶奶的猫从大雨里走来了。它向着我走来。

“回去。”我向它扔石头。

“抱去给你奶奶。”妈在屋里传话。她大概是忘记了现在下大雨，这只猫湿得像鱼。但我还是将它抱起来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奶奶门前，看门开着，一下就把猫丢进门里去。

“奶奶，你的猫。”我说。

奶奶没有收拾行李，她坐在小火塘边打瞌睡。她的火塘实在太小了，小得只够她一个人烤火。

“你在闹哪样？”她单手托腮，闭着眼睛。

“你很困吗？”我望着她的眼睛。她既不说话也不点一下头。

我感到有点冷。

“看你淋得像个落汤鸡，还不过来烤火。”她睁开眼睛，在火塘里扒出几个洋芋，“拿去吃，趁热。”

她又闭上眼睛打瞌睡了。今天她非常清闲。我看那床上摆着的木箱子开着，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里面。我转到桌子上找盐巴。我喜欢往洋芋里撒几粒盐巴。她的盐巴罐子快要空了。桌子上摆着一小碟剩菜，像是吃了好几顿的样子。桌面上还有猫脚印，想不到这只老猫还有跳上桌子的力气。我原本想把那剩菜也沾一点在洋芋上，这样吃起来更有味道，可是我看见有几根猫毛在菜面上。这应该是给猫吃的，我想。

“你看看床底下夹鼠板上有没有耗子。猫儿几天没吃东西了。”

“它在吃。桌子上。”我指着那碟菜。

“那是我吃的。我的猫只喂耗子。”奶奶起身拿了针线盒，坐回火塘边绣围腰。她在围腰带子上绣一种只有她才喜欢的花。

“我看见……”

“快去看夹鼠板。”她打断我的话。

我钻进黑洞洞的床底下，那夹鼠板上只有几根耗子毛和一股微弱的死耗子味道。

“没有。”我钻出床底。

“把夹鼠板拖出来，在火塘里烧一烧，去一下味道。”

我又重新钻进床底拖出夹鼠板。我还找出了她家里更多的夹鼠板。

“分家以后，你们过得咋样呢？”奶奶往牙缝里塞了一颗花椒。她牙齿又痛了。我望着她没有说话。分家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，我想不起来。

“你爹妈可是不愿意来我这里坐。狗老人嫌，人老狗嫌。”她把“嫌”拖得很长。

“你家没有狗。”我心想。我总是用“你家”去形容，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分的家，但我知道奶奶和我们不住在一起，我们有各自的堂屋，有各自的厨房，自己做饭吃，自己种地，自己养喜欢的猫和狗。我们在春节摆上祭品祭奠共同的祖先，但却在不同的房子进行。他们大人之间彼此都用“你家”来说话，你家的菜咋样，你家的鸡咋

样，你家的狗咋样。他们把“你家”种进了我的耳朵，种进了我的心。现在除了外人问我话的时候，我会用“我家奶奶”来代替“你家”，其他时间都与“你家”相连。我们各自的东西都打着“你家”的标记。妈指着某样东西说，这是你奶奶家的吧？婶婶们也指着某样东西说，这可能是你奶奶家的。奶奶也指着某样东西猜测，这或许是你家的，也或许是你婶婶家的？

奶奶以前还养着两只羊，她左手牵一只，右手牵一只，挑草好的地方去放。那时她还不算太老，她可以走很远的路。天擦黑时，她才牵着两只羊从一碗水那块大石头底下走回家。婶婶说，你奶奶伺候这两只羊就像伺候两个孙子，伺候孙子还没有这么细心。

“你家里没有烧火吗？”

我感觉双脚有点冷，在发抖，所以差不多是骑在火上。

“烧火了。”我说。

“那还骑在火上烤，不怕把你点燃吗？秋天烤火，越烤越秋。”她露出一丝笑意。

奶奶从火塘里扒出夹鼠板在边上凉一凉，不烫手了才将它支好，再让我放回原来的地方。

“天漏了天漏了，再这样漏下去可怎么下山呢？”她走到箱子跟前，摸着那几件叠好的衣裳。

她把衣裳又打散了，凑到脸前闻一闻。“好在没有霉味。”她又将它们叠好放进箱子，这回她合上了箱子盖。

她在屋里一边捶腿一边走路。转来转去地在这个房间里走几圈，一言不发，四处张望，看到墙角有蜘蛛网，就够着将它们一把打掉。她偶尔站到门前，伸头看一看屋檐和支出来的逐渐朽坏的檩子。然后她向着磨子走去，在那个小巧得她一个人就可以推动的磨子前站住了。

“想吃豆花吗？”她问我。

“想。”我恨不得跳起来说。

“反正下雨呢，无事干，我们推点豆花吃。”她用刷把在磨盘上打扫，将磨架上支着的簸箕也抽出来扫一下。

“我们先泡一点豆子。”她说就去了侧面的小屋，从小屋里端出一点黄豆。

“那小坛子如果还在，用它泡豆子最好啦。现在只能往洗脸盆里泡。你吃得下去吗？”她甩着手上的水。

“吃得下。”我这样说的时候心里在想那个长着两只耳朵的小坛子。

那小坛子原本是奶奶家的，后来是我家的，再后来不是奶奶家的也不是我家的。奶奶经常去我家把小坛子抱回来泡菜或者泡豆子之类，那坛子又回到她家了。但回到她家不表示坛子还属于她。事实上呢，我爸说，事实上那坛子确实应该属于我奶奶，既然她想要回去，那就还给她好啦。可是我妈觉得，已经给我们的东西，是吧，分家分来的东西，那就是我们的。何况分家本身没有分得什么东西，两只碗，一挑桶，几个瓶瓶罐罐，那小坛子算是唯一值钱